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五十八

婦道

善行下

一女

漢叔先雄者犍爲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死喪不得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爲訣別之辭言

欲赴水求其父。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其像焉

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禄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

然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

孝女曹娥。父盱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元嘉中。上虞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晉荀灌。崧之小女也。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

軍石覽討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爲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氏女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梅芳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於暗室中擊芳

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乃自殺

後魏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里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有司請爲營墓立碑。表其門閭。比之曹娥。號

其里曰上虞里名其墓爲孝女塚

唐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究如成人稍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斂直敬事舅姑克盡婦道而尤孝於其親初聞儉有疾即號踊自傷不能食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令史官編録之

衛孝女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

甫六歳。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

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

宋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

媪。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無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爲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冦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寠陋。願

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併命無益也。賊然之。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韓氏女字希孟。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

閒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元。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徐氏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日。此吾父也。寧殺

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見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陳淑真富州陳辟之女。辟故儒者避亂移家隆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隣姬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絶絃於斯

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

隆興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陷。寘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婦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

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孝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老母妾既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

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女。羊子遠從師學。妻常躬勤養姑。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可全。不從我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賊凶橫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宋。荊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

禮謁之。帝閱奩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

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閒惟一適西池而已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氊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氏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

希文潛負以逃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絶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元霍氏二婦尹氏楊氏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卿繼

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婦如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如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脩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閭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歿，閭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閭氏曰：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閭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

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若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湯燀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汙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國朝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太初故元

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為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刲股肉和粥以進。姑復蘇。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哀號不能歸。事聞。

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貳拾錠。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終。既葬。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詔旌表其門

五倫書卷之五十八

五倫書卷之五十九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

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禮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敬

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孟子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善行

夫

列國。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

下軍大夫

漢。宋弘。建武初為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於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三國。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饋

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山濤。初爲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十乘而無嬪媵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孫泰。姨老以二女爲託。曰長女損一目。汝可

妻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妹。或詰之。荅曰。人有癈疾。非泰何適

宋呂賁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賁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大防是也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

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子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紛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程頤曰頤

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

可以為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其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

妻

列國。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晉趙衰妻趙姬。晉文公之女也。文公為公子時。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衰生盾。及返國。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毋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子常不遂。令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

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齊杞梁之妻。當莊公襲莒時。梁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梁妻曰。今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梁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

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

之其夫為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閒觀之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

深自責。學道謙遜。若常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

楚貞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貞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貞姬辭之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

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
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
貪汚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
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
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
亦大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
義號曰貞姬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
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

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爲首。吾姒不敎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魯。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

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先生辭而不

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

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澹

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

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

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陶大夫荅子妻見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

家富三倍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

宗人擊牛而賀荅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

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

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今顏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其妻乃與少

子歸養姑終天年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令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令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字之

曰德曜名光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王霸妻不知何氏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孤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孤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

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

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来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卒業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

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

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

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歡喜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不遂柰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嬀覽殺翊悉取

其嬪妾而復欲逼徐氏。徐氏恐違之見害。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己之狀。欲以求助焉。高嬰等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纔下

拜徐氏即呼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絰持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

晉梁緯妻辛氏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

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怒害之

後魏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

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隋裴倫妻柳氏。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全

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於井中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垂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玄齡良瘉禮之終身

魏徵妻裴氏徵卒太宗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裴氏曰夫平生儉素今葬以

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韋雍妻蕭氏。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詔贈蕭爲蘭陵縣君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閒。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

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宋。包繶妻崔氏。繶。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瀚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為包氏婦。

死為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冕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與晉卿避兵於大隗山中為金兵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

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扶上馬再三罵不已卒忿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馬元頴妻榮氏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殺之

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將吳曦叛好義誓死報國迺夜饗士麾衆受

甲與昆季及子姪拜訣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訣矣馬氏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踊躍果誅曦而還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内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

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爲貞

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謝枋得妻李氏宋末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時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武兵蹤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因建康或指李言曰是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

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許古妻劉氏。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其後仕于金。元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柰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己而攻城益急。劉與二女相繼自盡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郡縣皆附

元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之間。八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其狀益顯。

元。劉平妻胡烈婦。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

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
起追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
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
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李如忠繼室馮氏名淑安夫名官家女如忠
初娶蒙古氏生子任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為
山陰縣君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
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
生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

歿。相率來山陰乘馮氏病取其貲及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乃之鬻衣權厝二柩葳及山下。甃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

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喪葢自勤苦蠶繅紡績以爲養舅姑父母繼死喪葬訖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爲乃卧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不四

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處。則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遂旌表其門復其身

惠士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

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衣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周婦毛氏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鷲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

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𠕂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腸而去

黄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冦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嘆曰我生何為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玄童與

乳母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盡掠其家財而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為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絶口。

且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

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巹。（音謹）夫忽以癇（亥閒切）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卒年九十五

王野妻柳氏。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王氏。雖

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裘皮鐵妻李氏。皮鐵疫死。李氏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

國朝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五閱月。姑先卒。舅仕于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曰。吾忍令吾兒呼

他人為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復強之。欲自刎。衆懼而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女長。嫁俞邦用。亦早寡。所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嫁。夫家宗祀誰主之。寧死不改節。以辱吾母。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步善慶妻陳氏。善慶為壻於陳。以疾卒。陳氏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弟乞養以終身。父曰。汝年尚少。當為汝更擇配。女不

荅。即日自經死。事聞。詔旌表之

傅驢兒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驢兒病且死。囑之曰。我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令君獨死而妾獨生。含恥以事他人。妾不爲也。驢兒卒。憑屍號慟。明旦自經死

徐得安妻陳氏。年二十時。得安病革。謂之曰。汝年少無子。我死。從汝更嫁。陳泣曰。旣爲君婦。尚忍事他姓乎。即割耳剪髮爲誓。得安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事聞。詔旌表之

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為鄉隣所稱庸時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溺死袁時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為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皆以為節義所感有司以聞旌為貞烈

五倫書卷之五十九